皇明留臺奏議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十

用人類

皇明留臺奏議卷之十

內江鶴侶蕭如松
高安密林朱吾弼
同輯
內鄉黃羽李雲鵠
沁水拱陽孫居相
司務臨海元初余養蒙編閱
宣城庠生吳伯與同
金谿庠生周文明校

乞及時用才以裨化理疏

郭惟賢 隆慶年任

臣備員南臺伏覩　皇上宵旰求治寤寐英賢起廢之典無日不下直將羅天下之士空巖穴之良遁者又從科臣之　請將南京卿貳盡行推補即唐虞賡明勵翼之風不越於此矣但有屢膺薦剡負一時之望天下之所期嚮用而未及用者　臣安能以無言乎　臣嘗觀大學傳論平天下之道歸重用人而見不能舉舉不能先名之曰命則是用人之貴於及時也故天下非無才之患非才不見用之患用而不及時之患也譬之烏獲之力一夫能舉重任而騏驥之足

一日可致千里然用之於強壯之日則其力尚奮然有餘而用之于衰憊之後則其力亦有時而竭今諸臣之所薦舉者清議首推如原任禮部侍郎王錫爵猶日在憂未報闋也餘如原任光祿寺卿賈三近孫鑨太常寺少卿何源尚寶司卿汪文輝保定巡撫孫丕揚福建巡撫耿定向貴州巡撫曾同亨吏部郎中王鑑廣東按察使胡直福建副使蔡國珍雲南副使劉應峰廣東叅議詹仰庇之數臣者類皆以才品著稱可肩艱鉅之任而致千里之遠者也彼或以病告

或以憂去或以讒斥退修山林遠者十餘年近者數年使不及今強健之時而用之臣恐其歲華相催精神意氣漸就寮穨不將使人才有後時不用之嘆耶卽云在位不乏人然太平非一士之略舉而不先何貴於舉伏乞　勅下吏部將賈三近等諸臣及時遇缺推用庶俊乂在官而野無遺賢詩所頌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者將于今快覩其盛矣雖然臣猶有説焉昔之用人者其任之也專其養之也至語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言貴專任也又曰地之美

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言貴愛養也方今
聖明在御羣工式序臣子當斯時誠千百載一遇矣
而臣區區芹曝之 獻尤願 皇上知人善任
虛心用賢使輔弼部院之臣皆得盡其所懷直己而
行道 宮府上下之間精神脉理相通爲一其有
法未合於 祖制謀未恊於僉同事未宜於民精
者乞復 祖宗朝執奏之規許院部諸大臣因事
執奏敷陳利弊 聖明召輔臣商確其是
裁而行之務在法 祖宜民與治同道有都俞而

濟以吁咈有獻可而不廢替否間有愚戇之臣意在披瀝而昧於將順者尤望　聖慈優容愛惜以培天下謇諤之氣以示　國家養士之仁毋乍進而乍退毋旋用而旋斥使諸臣皆欣欣然有所願效而無憂懼不敢之意如此則股肱喜而　元首起士氣伸而豪傑奮此尤隆泰交寓鼓舞之要機也惟聖明加之意焉

乞搜遺賢疏　王以通 萬曆十七年任

臣聞帝王致治惟以親賢爲急務而其立賢則無方是故有弓旌招賢之典焉有鄉舉里選之法焉而又有辟召徵聘以起岩穴之士焉若堯之舉舜湯之聘伊尹皆岩穴而登之廊廟者也輔佐得人政治畢舉時雍風動之化兆民允殖之休於今爲烈有由然矣我　國家取士以科目而得人獨盛今秋兩直各省所貢士彬彬然足充任使矣然我　朝祖宗辟召徵聘每科舉間行如　太祖高皇帝選

秀才張宗　文皇帝聘吳與弼至京而擬授以官
僚之職葢爲官擇人而不專倚於科目是以野無遺
賢而士效實用治化之盛眞與堯湯並隆矣以臣觀
於今日化理之所甄陶豈無隱逸賢士可以冀贊
皇猷者也臣前閱邸報見南京祭酒趙用賢一本爲
申飭監規修明　祖制等事內開請修遺賢拔用
之典據薦江西新城縣舉人鄧元錫安福縣舉人劉
元卿陝西藍田縣舉人王之士三臣學行已詳於趙
用賢之疏章蒙　皇上允其請下吏部覆議該部

臣將王之士當行陝西撫按衙門查果行誼可嘉久
嬰足疾宜遙授師儒之官以示風勵而鄧元錫則欲
其起送吏部銓補劉元卿則欲其起赴禮部會試此
其進賢慎於重始甚遠慮也但　臣　聞孟軻有云大有
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　皇上勵精圖治銳志
稽古邇者與輔臣議斥者貞觀政要進講禮記諸賢
書蓋卓乎不世之主也士生斯時豈忍高蹈遠引以
爲潔哉故如王之士者足既患疾授之儒臣可以儀
刑多士矣至於鄧元錫劉元卿未可以爵祿常例引

至也 臣 愚以爲 皇上當取法 祖宗成憲徵聘隱逸二臣則召入便殿而親試之或質之經術以觀其學或探之匡濟以觀其才或察之動靜語默以觀其操履果有可用則用之以輔導 元子可也方今 元子睿齡日增聰明日啓可正與進學之時也寸陰之惜大禹猶然 臣 見庶民之家積有千金之資則亟欲聘明經於四方及時以訓誨其子何者蓋蒙養勿端則有浮靡之習時過後學恐有扞格之虞故所以爲之慮甚殷也況 元子行將日理萬幾而講

學又不可少緩乎雖其天縱之資不與凡民伍然而
古今之興衰非賢士孰與通其故天心之微隱非賢
士孰與斯其幾四海利病之大原非賢士孰與擴其
聞見君子小人之情狀非賢士又孰與辨洞其眞僞
故誠得鄒元錫劉元卿以輔導之則隨時論思因事
啓沃起居出入之間皆聞正言行正道　聖功以
豫而學問將日新　國本以端而國祚將益隆矣所
以行　宗社無疆之福海宇臣民之望者何以踰此
臣前待罪江西下邑已六年餘知二臣之學行頗詳

玆蒙 皇上拔置畱臺思效涓埃而惟以請
元子之講學者爲甚切故敢不竭忠愚上凟
天聽如不以臣言爲枉乞 勑下該部咨行江西
撫按衙門轉行該府縣禮聘三臣入京因其能而授
之職臣雖愚昧亦得效以人事君之忠矣臣愚不勝
隕越惶懼之至

議遣憲臣督屯疏

彭而珩 萬曆十八年三月上

題為欽奉聖旨事。科臣王繼先建議欲脩舉九邊屯政，該戶部覆題奉

聖旨各邊屯政久廢，屢經建議申飭，只是虛應故事。須要着實清查，責成經理。你部裏還詳究弊源，再議停當來說。欽此。

天語諄諄，務在懲虛文責實效。我

皇上軫念邊計，抑何切也。顧屯政載在令甲，炳若日星。惟法立而不能守，故致有目前之敝。茲科臣所議，該部所覆，采時敝而圖永利，亦既纚纚具矣。即欲進而求之，寧別有奇計哉。第治法無

議治人尚有所當議者各邊管屯之官星羅碁布
朝廷督屯之　旨三令五申乃　詔令格而不行
職員具而無裨則以奉行　君令而致之所司者
未有專官玩愒廢弛日甚一日此惟在近世則然耳
臣攷宣德五六年節遣兵部侍郎柴車吏部郎中趙
星禮部員外郎吳政等經理各處屯田嘉靖三十九
年遣御史陳旌往陜西甘肅延寧等處溫如章往山
西宣大鴈門等處查理屯田及查　會典嘉靖二十
九年令選風力重臣二員督理沿邊屯牧隆慶二年

有都御史三員之差總之遣廷臣董其事者重之也
宣廟時各邊營屯百執事雖設立而未甚備迨
世廟時則以次大備矣猶然有重臣憲臣之遣豈非
以提綱挈屬必須得　簡命之臣而後百執事奉
其約束不敢隳厥職乎其時邊士無曠　國用不詘
未必非任人之效也承平日久輒以屯爲弁髦督屯
之使庸易報罷此豈計之得耶又何怪乎屯田之日
壞也臣竊謂事之當急莫如九邊官之當用莫如御
史今宜倣嘉靖年間故事選差御史二員分往前定

地方督理屯政揆之事體其便有三焉邊屯弊竇甚
于鼠穴撫按官政務旁午未必能一一窮詰之况非
履畝查勘恐隱奸未可坐照也得御史桔据而理之
自爾振刷夙生科臣所謂托爲荒者名爲逃者諸如
此類莫能售其奸一便也先大學士楊一清有言附
郭屯地每歸于世豪之家屯田軍餘有終歲賠糧而
不知屯地之所在者此其弊至今無改也各邊該道
未必無任勞任怨欲清理之者而限于事權動見掣
肘必也御史奉璽書持三尺以從事則兼併者法之

陪累者甦之二便也昔婁師德屯田豐州身衣皮袴以率先士卒故作事勸功非以身倡之不可也今塞上屯官果有如師德者乎先禮部尚書劉文定之有言督屯爲職者率優游于城市何嘗有阡陌之巡邏來因循之習大都坐此惟御史不時以單車巡行原野閱其土之荒闢以課吏之殿最則羣吏曷敢憚胼胝士卒曷敢舍耒耜耳目所及孰不象指三便也語曰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今諸邊屯政業已極敝敝極則反正當更張之時而憲臣專督一舉三便則

更張之第一義也爲拘攣之見者則以官非額設難其議不知　朝廷設官遣使所以爲　國也捄時也苟于　國有裨于時爲急卽自今創設之特遣之未爲不可況率由舊章者哉先年曾革巡關儹運無何而次第復之則以其終不可少也督屯所係不在巡關儹運之後顧獨可以駢拇視之耶　命官誠便也乃其效非可以旦夕計也則宜需之以久焉

請著爲令亦如兩京屯差之限以三年爲期仍令每年終籍報墾田之實數併擧劾屯官之稱職不稱職

差滿之日　廟堂覈其功能則立法庶爲不踈乎
久任誠是也乃其事非可以牽制爲也則便宜可假
焉昔漢用趙充國唐用韓重華皆得以便宜行事故
湟中振武之屯竟成大功今宜彷彿其意任是職者
無務以常格繩之凡利病興革一任展布而惟省其
成則用人庶盡其所長乎屯不可一日而不講則督
之不可一日而無官政成之日勿輙議罷必如是而
後事功無作輟之病　國家享長久之利也伏乞
勑下戶部都察院會議果臣言可采查照前例遣憲

臣二負分督邊屯仍選擇而使至于責成事宜臣言有未盡者再加議處務求長策則　明旨所謂清查經理者不患無人虛文可剔實效可期屯政從此大修額餉從此全復裕　國安邊恒必賴之矣臣不勝隕越悚慄之至

乞酌議選法疏

陳烇 萬曆二十五年四月上

臣查得　大明會典凡引選先期將應選等官考試已定查審得實具各官脚子數進入至日早朝已畢吏部官請　旨選官奏各官總數候本經御覽發出填榜揭示此舊制也未知有以籤選者又查得　會典載稱正德七年奏　准廣西除方面知府外其餘大小官員職事許本省別府府州縣人員相兼選用至嘉靖七年奏　准四川邊遠地方東川等處首領屬官許以本省別府人相兼選用此又酌諸

時宜者也未知有以籤選者選之用籤由原任吏部尚書孫丕揚始初意在杜私請而示公道顧其中有大不便者未暇計也及請　旨允行之後彼亦自知其窒礙處迺其執性偏拗又不善於調停廹去任而沿及同事之臣見謂奉行久矣遽難議改以傷雅道故有明知非是而聊且仍之者所以宜更而久不更也今　陛下深維銓政久廢務在得人冢宰選司一時　簡用矣此正改絃易轍之會而可復因循已乎臣請詳其法之不便試爲　陛下言之夫吏

部每雙月大選例也在進士除授有先於試政衙門稽勤惰訪行能者而又兩經過堂以驗其年貌叅品級雖定而人與地之相當其中當有辨也至於舉貢等項則加堂考以定職銜而就其本銜之中仍酌爲先後次第叅官銜雖定而人與地之相當亦貴有辨也今付之一籤而已乎則大小職官並有不便者如均是官也有宜簡僻而授以煩冲有堪煩劇而授以偏簡縱不爲地方計亦非所以全器使惜人材也此似與任大責重者尤不便焉故有一履任而輒爲請

調者矣均是官也或南人而處之極北或北人而處之極南無論水土不習卽一官路費稱貸不可得也此似與官卑俸薄者尤不便焉故有膺一命而向人泣訴者矣凡此皆今日用籤與本來選法大相背戾以致多有不便如此故臣謂其法之不經也臣非不知變法之意若於公道之不能自而假是以濟其勢之窮然若籤之變也不通之甚者而可久乎且臣惟掣籤之法但能行於大選已矣乃若推舉推補改調改除之類其不能用籤者尚多也將盡掣之乎不能

盡掣而欲假是以盡該部之無私也其誰信之無惑乎議其後者謂籤法雖新猶夫闡缺之故智也闡始於公卒於弊而弊獨免於籤乎哉自古聖王圖治不任法而任人人臣奉公不務名而務實實心秉公卽遵舊制而可以集事可以服人意念少私名爲新法而適以僨事適以滋議然則居銓衡之地者顧其實意何如耳奚事引嫌而以籤爲名況銓衡云者謂其能權宜而善低昂也假令抽籤而可以了事則何必吏部一神祠足矣此甚非 祖宗設官立法之意

陛下動思法祖獨奈何而忽此重務乎恐執此不變
所妨吏治不小也　臣故謂其當議也抑　臣猶有說焉
選法者用人之具也銓臣者用人之人也曩
陛下久虛銓部堂屬不輕易以與人誠慎之矣夫旣
愼而後用則貴信而勿疑蓋上用疑下亦疑而自沮
上用信下亦自信而任事焉此疑信之間堂陛通塞
之關而世道否泰之機也方今　國家多事須人最
急　陛下誠寄心膂於用人之人而重其事權行
其志願乃專責以知人善任之效彼不竭犬馬以報

國者非夫也此又臣欽欽之愚竊為聖明今日望焉倘臣言不至甚謬陛下幸採擇之仍乞勑下吏部查議掣籤之法果否合乎經制協乎時宜令後大選應否人地相當南北兩便務使行諸今而無弊傳之後而可遵酌議上請而該部以實意奉公行之少有狥私聽該科訪實叅奏庶政本肅清選法停妥深於吏治有裨而安內攘外各有攸賴矣何東事之足憂乎臣愚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慎推用撫臣疏

戴燝 萬曆二十年二月內上

竊惟撫臣專制一方吏治民生胥賴焉吏治不可一日不振民生不可一日不安則撫臣之在地方誠重矣而在應天根本之地爲急何也三吳之凋敝有年海外之警報叵測及此時而得人振刷之不容一日緩者也而問今日巡撫應天者誰乎李淶已奉旨回籍矣今調保定宋仕以代李淶又調江西任養心以代宋仕又調操江邵仲祿以代任養心計其遞爲交代之期已需數月之久而茲仲祿已故矣江西

之代又緩矣必江西得代而後保定有人保定有人而後應天可代況其間有山川跋涉之勞而不能無曠日持久之患乎則應天之代不徒以月計而當以歲計矣以今日之應天而寄于今日之李淶不惟淶視地方爲秦越而無任事之心即地方亦視淶爲贅罷而無趨事之念矣軍伍久缺糧餉久乏戰備久弱俱付之漫不加意萬一卒然有儆胡以應之是重臣可虛而重地可委也可不爲太息哉臣每嘆近日撫臣無故調用朝受命而夕已渝席未煖而地已

易然在陝西甘肅等處猶曰邊方腹裏才品相遠也至於保定江西操江諸巡撫非有邊方腹裏之異似可無更調而直爲此紛紛也人皆駭之夫價不十者不易貨利不百者不變常以建牙重臣無故而數易之非所以爲體也旣有東奔西馳之煩又多送故迎新之費非所以爲安也夫立法有常利國爲本從政有輕宜民爲上一舉而無益於　國不便於民非所以爲計也況乎吏之賢否俗之媺惡非久延訪則不能知有利當興有害當除非久閱衆則不能定彼撫

臣涖任未久於地方之利病正在咨求爲政規模始有次第吏方拱手而受成民方拭目以待治而一旦乃遽奪之以去即無論之人情有所不順而於爲治之道亦大甚拂矣此臣之所以日夜捫心爲地方慮者也伏願

皇上嚴勅調用撫臣刻期赴任不許私便稽遲以緩

國家之急庶幾應天之代得早一日地方亦受一日之賜仍

諭當事諸臣今後撫臣非有甚不得已勿輕議調以爲地方之擾夫當事之臣豈不知調之非便而顧樂於調者必以諸臣之

才品各有當也爲地方擇人也臣之愚陋則以爲與其調之於既用之後孰若愼簡用而謀之於始與其用之不當而速調之孰若任之久而責其成功夫國家擢任撫臣而必付公論於廷推誠重之也今則視爲具文矣銓臣僉名出之袖中諸臣畫諾而已名爲　廷推而實故事則欲求撫臣之得其人不可得也願　皇上更諭部院及科道諸臣今後遇推巡撫許秉直評論商酌才品與地方應否相宜要於其當不可使易逮其受事之後又遲之歲月考其成績

不效則治撫臣之罪間有政善民懷者不靳加銜使
地方永賴以無負　聖天子討安元元至意則不
易官常不廢時務而清淨寧一之化可興吏稱其職
民安其業而雍熙太平之風馴可致矣天下生民幸
甚　臣愚幸甚

乞下考選之命以充任使疏

蕭如松萬曆三十年正月上

臣惟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五行之吏各宣其氣以成歲功故人臣受命於君各願修其職掌越狙代庖不克蹇匪直才力所限要亦事勢之難兼也方今

聖明在宥總攬朝綱行政用人悉由

獨斷頃者

大典聿舉

恩赦旁流遠邇臣民罔不歡呼鼓舞于堯天舜日之下

泰運之隆直千載而一時矣矧遺佚在野之臣咸得奉

詔起用乃行取諸臣待

補　闕下而不之及　聖意淵微臣愚莫能管
窺惟是留臺乏人至極差務兼攝爲難臣日與諸臣
之補以爲解任之計翹首白門覘待　恩闕下者
望更殷焉臣稽　祖宗朝以留都爲　開天定
鼎之地設十三道御史以掌道務以備差使額有三
十九員與北臺稱並重後雖稍不符額而每次選補
新舊共計十七八員之外即臣於壬辰之冬誤蒙
聖恩簡錄臺末於時濟濟在事者猶有十二員大小
差務人肩其一故臣得畢力巡江以竣厥事嗣緣守

制歸田同時御史亦各星散留臺幾於無人臣于巳亥之夏再蒙聖恩起補南來共事僅四人而今又去一人矣臣自待罪兼管山東山西陜西貴州四道印務本年十月蒙皇上差巡視鳳陽等倉次年五月又蒙皇上差兼京營京倉二十九年九月都察院劄委巡視西北二城夫鳳陽係陵寢重地設九衛所官軍以爲衛設各省直錢糧以爲餉邇年各屬灾荒徵解不前非躬省其地責成有司多方催督不能爲三軍寄命而文移往返掛號銷批清

完查欠與京倉事務冗集如蝟加以京營之差閱操較射點馬選軍臨倉放糧渡江放賞各有期會尤爲旁午又加以巡城之差平息爭喧禁緝強暴五方之人雜處其間類多奸宄盜情人命無日無之振刷調停更爲紛糾夫臣一人之身耳以一身兼數務日夜靡遑寢食未暇時方料理糧儲而閘馬練兵適當其會何敢獨後旋思經營城務而省方督餉復際其期焉敢緩圖操贍前顧後之心竭馳東騖西之力始猶勉強撐持久則神情困憊精血耗散頓起怔忡體貌

秖羸痰火日熾且 臣 父家居見年八十一歲日薄西山不能啟口告養緣病思親積思益病將雖力疾視事難勉曠鰥之愆倘異日者廪庾空虛三軍枵腹兵旅不振疆埸多虞巡緝無狀饑民生奸 皇上一一數以責 臣 臣 將何辭以解哉故不暇自逸 臣 之分也 臣 不敢言勞也不遑將父 臣 之情也 臣 不敢言私也惟不稱厥職以負重任 臣 之罪也實臣之所大懼而不容默默也矧 臣 之兼差俱久報命逾有歲月四顧旁皇無人可代而同臺兩御史其差繁不下於 臣

以　聖明之朝豈果乏才而致令廢事若此臣竊謂候補諸臣才經百練俊邁千人撫院所薦揚部院所咨訪其賢數倍於臣臣以具官久妨賢路尤一念耿耿不自安者臣向來靜以候　命未敢一言輕瀆乃今年復一年事勢窮蹙萬不得已呼　天而鳴俾下情上徹　宸聽縱不為臣子計勞逸亦當為政務計舉廢而　蚤斷預圖之矣伏望　皇上法　祖宗規制官不缺人念庶官職掌事不兼攝速令吏部列名上　請　欽賜點用以布列於南

北虜省之間如臣庸病許以請告回籍爲親侍養庶
久役之臣稍得息肩新補之臣協力抒悃在位在野
靡不感奮治人治法聿見修明億萬年長治久
安之休端在是矣臣不任激切顒望待命之至

乞愼重臣去留以安地方疏

蕭如松 萬曆三十年六月上

竊惟江北鳳泗　陵寢在焉徐淮之間姦雄所窺爲東南要害漕儲所運爲西北咽喉實稱重地而撫臣握兵坐鎭控要害而扼咽喉永奠　國家億萬年發祥之基實稱重臣故重臣一身去留關重地一方治亂矧其人才望夙隆輿情共協則又不可輕去之使賢者遂其高蒼赤失所倚也臣等待罪留臺奉命巡視倉屯江務共有地方之責五月内接邸報鳳

陽巡撫李三才一本微臣自劾待斥按臣堅意誣推

懇乞　聖明亟　賜廷議以濟河漕事奉

聖旨李三才既推托着他去罷員缺即便另推來用

吏部知道欽此臣等相顧錯愕隨見漕臣崔邦亮按

臣李思孝塩臣蔣以化三御史相繼具　奏而在

朝科道之臣復交章有言矣言者連篇悉蒙

中格臣等誼難緘默不得不爲　皇上請焉夫

皇上之去三才非以推托乎推托之臣不利于地方

地方人所同願其去者也使三才而果其人去之誰

曰不宜而三才則實心肩事衆所信用從前撫臣

指不多屈者以實心肩事得推托之名　聖衷淵

微非管窺所能及矣臣等習見三才其品孤騫其才

卓犖其氣剛正其心真誠惠澤足起疲癃威令足懾

姦宄精神力量足投艱大而應糾紛自其撫鎮以來

諸凡彰善癉惡興利除害不避嫌不避怨不避勞苦

其心一主于任試讀在前建白諸疏論礦稅論姦逆

論財用所由耗論治亂所由基侃侃數萬言忠誠愷

切毫無回護匪獨以去就爭至以生死決推托之臣

有是乎頃因河流潰壅阻漕灌　陵三才矢心竭
智崇論竑議抵掌與巡漕御史崔邦亮極譚平成石
畫邦亮深嘉篤信而薦用之三才遂有按臣謬推乞
賜廷議之疏其心蓋謂爲　國論治臣子分也會推
任官　朝廷事也若因其言而薦其人則言以干進
于義未可且時方與稅監陳增齟齬自劾待斥而又
求治河無以明心跡故自鳴于　皇上見進禮退
義欲爲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云耳初非
簡命及之而畏難固遜也不謂偶觸　宸嚴頓以

推托目之使三才得釋重負縱忠臣去國不忘其君江湖懷　廊廟之憂而自此閑閑桑畝儘有餘適三才固安心聽去矣惟是正直弗庸憸壬思逞自三才杜門候代諸所懷姦之人揚揚復出若狐兎幸虎豹離山而漸肆吞噬無論陳增程守訓輩益肆咆哮横行歛怨即各監素稱安靜者亦不免惑于左右以致居者行者受毒不少法紀蕩然靡所隄防適留守司副留守韓有光以被論逞忿輒敢毆傷知府金時舒兇暴之狀同於寇亂罔所顧忌地方事勢忽至于

此可爲寒心故江北士民見三才聽去有日皇皇無依若赤子之失慈毋極其啼號千百爲羣不遠千里乞哀在事諸臣望其保留撫此重地且也淮北徐南異常水災田成巨浸窮苦萬狀草澤中逆惡盜黨寔繁有徒乘間伺隙斬木揭竿鼓怨誹無知之衆借礦稅播惡之名思以一朝發難禍變叵測若三才一去彈壓失人是撤東南之保障增西北之隱憂萬萬不可者况人才之生不數一代之才原以供一代之用以此異等而去之草野寧不爲天地生才惜哉故以

陵寢關係而言不可不留之以安重地以時事多艱而言不可不留之以共治理以才望夙著而言不可不留之以盡所長以人心公議而言不可不留之以孚衆志總之 皇上自爲封疆計而非徒爲三才計去留已也倘非重地重臣有關治亂休戚 臣等方鄙小人貪位固寵方嘉君子難進易退祗區區爲人一官爭去留不從旁成就三才爲君子而甘效小人附和俗態非夫矣是以躊躕候 旨不下而有此言所言無能加于諸臣而實非得已也伏乞

皇上仍查按差諸臣及科臣曹于汴臺臣袁九皐史學遷等諸疏則知諸臣所以惓惓于重臣之留者為重地也為天下國家也特賜諭令李三才照舊供職盡展其才庶災黎更生群兇落魄其于治安非小補矣地方幸甚臣等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備用部院請和夷疏　朱吾弼

臣攷之都俞吁咈之朝事必備官師師濟濟而世躋
昇平猜忌傾險之朝官多兼事潝潝訿訿而國因危
亂振古不忒若影響然故英君誼辟不愛爵祿以收
豪傑而賢佐良臣毎忘恩怨以圖治安上慕師濟之
盛軌下醜潝訿之澆風臣於今日不能無深慨焉今
之日何日也
皇上仁孝疎於
郊
廟愓勵弛於
朝講土木興於
宮苑蓁蕪滿
於
殿陛群小肆於中外正士錮於囹圄閭閻掃

於礦稅郵傳疲於推挽流亡驅於旱澇郡縣艱於支撐草澤多攘臂而生心冠裳胥蹙額而短氣閣輔不得効燮詔補牘之忠臺諫無從致折檻引裾之直歷稽史冊治平之時鮮有景象至於斯者迺災變之疊見若異若常不爲殃悖逆之迭出輒起輒滅不爲害此無他故特以
祖宗之德澤淪浹既深
祖宗之法度嚴密難犯
皇上獨神其斷有莫測之恩威臣下各守其官無不供之職業耳第彼守其官者寧以身庇民不敢戕民以愛身寧以官明職不

敢溺職以戀官寧蹇蹇諤諤以獲罪於
皇上不敢唯唯諾諾以取譏於當時豈其欲惡非人
情哉亦惟　國家有　大計典不可逃賢士大夫有
公議論不可干於是人用凛凛　祖制京官伍年
一考察茲萬曆三十二年倣古三歲計群吏而弊之
正考察外官期也令甲凡不肖者各省直撫按糾之
兩京科道又糾之吏部都察院合以吏科河南道之
公評而軒輊降黜之吏部主之者尚書參其議者則
左右侍郎也都察院主之者左都御史參其議者則

副僉都御史也尚書李戴方被劾　請告重於自
爲避怨左都御史温純又剛直寡和難於獨任秉公
避怨重而左右無分其責者勢不得不模稜了事秉
公難而副僉無贊其決者勢不得不遷就因人一模
稜了事一遷就因人將毀譽出於愛憎是非必不公
將殿最淆於是非勸懲何所示究也以幽明之公典
快好惡之私情郎世號太平猶懼官評倒置民患縱
横矧民患縱横而官評倒置是不能拯民于水火且
益之焚溺矣　臣謂吏部左右侍郎都察院副僉都御

史當此　大計時决不可無人者故曰　大計關繫匪輕大臣委任難闕寔喫緊時事臣非無故而發喟然之嘆矣邇以　楚王一事諸臣見旣枘鑿意遂矛盾詎知或叅輿論或據習聞或持大體或泥疑心總非恩讎之私要不失爲君子如閣臣沈一貫及諸臣所云然者叅輿論而持大體黙契　皇上之神斷天下誰不是之而部臣郭正域則以楚人習聞楚語自武岡王媒孽以來凡楚人惑楚語者十而九匪直一正域矣正域疑心生於習聞固執有之必無他腸

獨怪正域任眞太過以楚城之人過　楚王之事例
應迴避既不能先事別嫌復因人言急於自明至發
楚王之壽金其淺之乎爲量宜來衆口之嘵嘵併累
閣臣沈鯉又累部臣李廷機夫非正域此舉不厭人
心哉要之玉不爲石瑕不掩瑜就楚事論正域在正
域終難文過飾非而正域之生平居巳峻疾惡嚴臣
與同官　留都頗服其門無私謁行有師模迨轉北
而署秩宗議謚法正文體攻異教種種犯人所忌斁
然不顧不可謂非端人故沈鯉與李廷機重其人而過

信之　聖明在宥碩彥在列　朝固多賢良方正
若鯉若廷機若正域或未必能先之倘宏其識量竟
其才志安得以一眚輕訾正域耶臣謂以楚議言去
者皆　皇上社稷臣不可不惜才爲
社稷計令之各安位而行志也況元輔一貫荷阿衡
之眷任次輔鯉蒙東山之　特起礦稅之使未停
縲絏之臣未釋　國事日非民生日促此乾坤何等
時也爲二輔者所宜旦暮皇皇如恥吾
君不爲堯舜恥吾身不爲伊周同三輔朱賡合誠以

感動多方以斡旋斯不負　皇上斯不負所學今
衮闕百不補一忍遽言去耶昔齊景公以梁丘據爲
和而晏子以和者五味相濟五音相成病梁丘據之
同也非和也故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者傳
爲美談爲國家而忘私讎者卒來負荆之請臣方以
都俞吁咈之隆望之　皇上豈諸臣肯出數子下
耶然必　皇上盡加　溫慰使之同出供職毋
襲近時託疾之故套務追上世揖讓之休風各捐私
忿共失忠貞不責人以梁丘據之同而以下殿不失

和氣爲國忘私負荆請罪者是法乃可耳不然猜忌
一生傾險必至君子分黨小人交搆一時師濟之美
傳爲淪訛流毒於　國可勝道哉臣以年來
天聽日遠疏多　留中每慚懟惡率徒彰
主過無益治機類於葉蟬久矣顧天變人離已極世
情局面已非終不能違心結舌以負
皇上敢復遠怨而㤝禍耶臣是以冐昧懇
請伏乞　皇上悼　國步之孔艱憫世風之漸薄
重乎討典先之和衷亟以　肯促李戴會同九卿

科道公推吏部左右侍郎都察院副僉都御史隨
賜點用佐戴與純協恭秉正以完考察又以
旨促輔臣早出閣辦事正域毋更言去同廷機進部
供職庶諸臣之猜忌釋雅道全而治平可坐致也不
然人人以去爲快不以留爲樂舉
朝註籍時當入覲班行落落如晨星胡可令衆庶見
耶此 明示諸臣釋嫌和衷各出供職以共襄上
理者又 臣所惓惓也 臣愚靡所短長僅爲
國爲民一念眞切樸忠所激忌諱頓忘所恃

主聖臣直生死進退涯露聣之遑他恤耶臣無任踰

越皇恐待　命之至

請留重地重臣疏　朱吾弼

竊謂古之帝王不愛異數殊寵以收賢豪而古之賢豪必欲進禮退義以敦風節蓋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臣等待罪留臺奉差屯倉江上者與鳳陽巡撫右僉都御史李三才已四年共事地方而秣陵去淮陰盈盈一水其忠直端亮家視　國子視民焦勞拮据不遺心力若置恩怨榮辱生死於度外又人人耳而目之有臣如三才眞所稱　社稷臣惟　社稷安則悅不安則不悅者矣　皇上自爲　社稷

計或偶中群小先入之言不快其憂危讜論故陽去
之陰留之將顛倒豪傑而盡其用　聖衷淵邃非
庸愚所能仰窺其時臣等曾繼按臣李思孝蔣以化
及北科道諸臣懇　請候　命臣等月以匡襄
望閣臣之不靳補牘日以職掌望銓臣之不憚叩
閽今且兩更歲月三才竟不蒙　旨加職慰留又
無人得代以去類於羝羊觸藩狼之跋胡疐尾矣雖
三才眞品眞忠實心實政無一念不汲汲無一事不
皇皇未嘗以　皇上去留二心乃開府大臣所云

推轂而遣專閫而聽文武是憲軍民具瞻者名不占
銓曹之尺籍祿不享司庾之石儲縱三才浮雲富貴
敬事後食於　皇上之敬大臣謂何昔范叔上昭
王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
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國者其
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　有能者亦不得隱蔽使
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
久留臣無爲也正三才今日之謂也鳳泗爲
二陵根本重地莫輦之非三才不可中使爲數郡生

靈酖毒語劑之非三才不可河作爲浡潰迺多虞嘷澤謀逆浮屠聚奸閭井滿目憂愁倭奴有心窺伺計利害緩急而隨時整頓消弭之又皆非三才不可三才爲
皇上莫肇調劑整頓消弭一切能人所不能屹然東南長城卓然中外端表勞不爲不大功不爲不多治衆不爲不能則祿之爵之官之極其富厚尊顯以一三才風勵天下之爲三才者正宜首加恩禮奚而實用之名舍之令三才進不得據用行之樂退不得遂舍藏之高耶此三才所以　請去不

一而足固自重宜爾亦爲　朝廷重地方爲地方
重重臣耳臣等近閱邸報所據祖廣才出首獲妖人
鄭才之子鄭國柱又供有鳳陽等處爲佛頭薛眞王
臣等總領一百餘會約萬餘人得非趙古元輩孽黨
乎戎心叵測乘間伺隙不敢竊發者未必非三才顯
制潛杜力也誰謂淮上坐鎮可一日無三才耶語云
任賢勿疑又云疑人勿用臣等亦知　皇上之賢
三才任之用之無纖芥疑者惟　君之使臣有禮
臣之自處有義古昔盛時上下相成禮通於去留義

巖於出處　皇上誠爲重地果不能去三才則當
以禮強之留而三才義不得更言去如　宸衷終
不欲留三才則當以禮聽之去而三才義難於苟爲
留庶用則行舍則藏在三才出處有據使人知
皇上大有爲之作用非常而親賢任能終不以讒間
蚤有礬於天下豈不休哉臣等共叨言責不容坐視
溺職上爲　國體下爲地方盡欲爲　皇上求治
安冐昧竭誠以　請原非敢爲三才私者伏乞
皇上俯念重地得人惟艱重臣去留匪輕

勑下吏部郎將三才通論資俸增秩進階特加
溫慰照舊安心供職紓
皇上南顧之憂則地方幸甚臣等幸甚臣等無任瞻
越待命之至

請補南都大臣疏　孫居相 萬曆三十年 十月上

臣惟張官置輔者宰世之具也控要扼衝者保治之謨也故明主不以神聖而廢股肱之佐盛世不以泰寧而忘根本之憂古之帝王所以久安長治而無土崩瓦解之禍者凡以加意官僚之任而能制輕重之勢也乃今所稱地之最重而重臣最不可缺者孰有過于　留都者乎蓋當我　太祖之起淮甸也首議取金陵而其時陶安贊之曰龍盤虎踞此帝王之都也據以臨天下何向不克　太祖如其言竟由

此肇萬世之業豈非以地踞中原控遏數省阨塞備海誠握其要則天下可不勞而定哉我 成祖再造區宇定鼎 燕京至于設官置吏南與北未嘗不相埒夫以 成祖之睿聖豈不知省官之為便而必不省者誠見夫 祖宗之 陵寢在焉一國家之咽喉係焉非衆建庶官則不足以控制遐方彈壓重地耳我 皇上初登大寳虛懷任人大小相維南北並重維時庶政修舉海内乂安治幾與二祖比隆濟美矣邇年以來嗜好少偏登用弗廣以

猜疑成壅滯以壅滯成廢格在　皇上方謂慎于
用人在諸臣亦且憯于用世或缺而不補或補而不
來或來而輒去有一署缺至數官者有一官缺至數
年者凡官皆然大臣尤甚兩京皆然南京尤甚以南
京大臣之缺而歷數之如吏部缺矣總督倉場缺矣
禮部缺矣兵部缺矣工部缺矣都察院掌院缺矣通
政使缺矣大理寺正卿缺矣即其間有一二已點已
任者又屢辭未至久歸未旋矣夫吏部缺則統百官
者為誰總倉缺則理軍儲者為誰禮部缺則司典禮

者爲誰兵部缺則詰戎兵者爲誰工部缺則富邦土者爲誰都察院都御史缺則掌風紀者爲誰通政使缺則達幽隱者爲誰大理寺正卿缺則評究抑者爲誰優游家園者尚抵任之無期遷延不補者又懸缺而廢事徒使一戶部尚書張孟男也既管本部矣又管倉場矣又管吏部禮部矣一刑部侍郎王基也既管本部矣又管兵部工部矣一操江僉都御史耿定力也既管操江矣又管都察院矣大理寺矣夫設官分職各有司存　聖明之朝原不乏士今乃使一

官而兼數官一人而攝數篆縱使諸臣之才力固足以勝之然事非專制官屬代庖能保人心之不玩政事之不弛乎況今採榷之擾遍及閭閻稅契之議洶洶未息農夫怨于野商賈怨于途生民之顯禍國家之隱憂眞有不可勝言者儻有陳勝吳廣之徒乘積玩積怨之民心因而鼓煽其間而傑黠者誘之脇衆以窺茲土臣恐二三大臣顧東則遺西支左則漏右　祖宗二百年創業之地亦大可爲寒心矣

昔寧藩人南昌造變意在直擣金陵然竟趑趄

安慶而不敢下者非當時南京兵部尚書喬宇威名智略有以奪其氣而屈其謀哉由此言之 留都之大臣胡可忽也胡可缺也且也任用大臣非但用才亦以養才蓋其素所豎立表見者習熟於 人主之耳目一有軍國緩急簡而補之如探囊而取挈券而求無不如意不然無事而忽之有事而求之不亦難乎我 皇上誠爲養才計爲 根本計爲祖宗之 陵寢 宮闕計則夢卜延訪正惟其時烏得視 留都爲贅地視大臣爲贅員顧乃寘而不

念哉臣新入陪京值大僚多缺其蕭條寥落之狀不忍見聞故首言及之伏惟皇上穆然深思逖然遠覽審輕重之勢察安危之源勑下吏部令巳點用者速來到任未推補者速爲推補其托故久歸未旋者勒令嚴限復職庶在位有師師濟濟之風而國家享磐石苞桑之固矣留都幸甚宗社幸甚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請添設南畿學院疏　孫居相

臣惟　國家設學校爲人才所自出之地而憲臣董學政尤人才所培養之樞至於　畿輔學校與他方不同往例必會推御史之堪任者提衡其間誠重之也第按部勤非特校藝密而士行且由之日敦按部疎非特校藝弛而士行且由之日敝近日禮臣建議欲督學使者歲考一周毋得類考良有深意　南畿爲　聖祖開基教澤首善其人文視各省爲獨盛先是學臣必兩載始歲考一周時迫賔興輒草草以

類考結局儻到任稍遲又或有陞遷事故卽類考不能完勢不得不借先任學臣一二年前考案以塞責以故有一郡六七年未經歲考者亡論力學青衿靡以自見卽功令踈闊士風日浣動恣淫蕩習成浮靡攘臂公庭把持曲直捏造蜚語淆亂是非甚至聚衆而效腷澤脫巾之舉者流敝至此世道之憂也今雖日勤考校猶慮無以甄別人才整頓士習顧學臣自楊宏科任甫期年請告後今歲適當大比而黃陞又且以憂去矣士心皇皇莫知嚮往及今不爲酌議恐

國家雖有一歲一考之令而　南畿或迫於時之有限或阻於勢之難周此必不可得之數也臣謬謂今日爲權宜計則有按臣分校之說爲永遠計則有添設學臣之說何謂按臣分校蓋目下去秋闈僅半年耳當此臺臣寥寥若他省改遣時日固不給卽將見在　南畿按臣改爲督學朝拜命而夕視事半年之間欲其將黃御史未考之十府四州而遍試之亦難矣合無暫令三按臣分校所轄士則身不出封域而歲校可周科塲不悞計莫便於此者何謂添設學臣

盖按臣行部有察吏處因諸務與學臣一意校閲者不同茲議分校亦目前應卒之權先年淮揚巡按曾帶理學政旋即議罷爲其不專故耳　南畿地方遼闊人才濟濟難泥常格合無添設一學臣分搭管理一管應安廬鳳徽寧池太滁和廣德一管蘇松常鎮淮揚徐州各學政俾之分馳校閲歲一告完則考課既勤稽行亦密庶文教振興而士風大有裨益乎儻謂增一差則增一差之費添設學臣未可輕議臣則謂　南畿人文雖盛乃吏事僅可當大省之二或將

三按臣損一爲督學其地方各照前議分轄是一更
置閒吏治無損於前士習更新於後亦一議也若以
撫臣參差未便則一按臣與兩撫臣共事者如順天
如宣大比比皆是何獨至於　南畿而疑之乎臣待
罪留臺謬有建白之司秪役　南畿兼膺地方之責
目睹時事諮之輿論皆以學臣添設爲便不敢不竭
其愚以備　聖明採擇伏乞　勅下部院再爲
酌義萬一臣言可採亟爲覆　請施行臣無任屏
息待　命之至

乞補參贊總督大臣以安重地疏

蕭如松 三十三年九月上

臣待罪留臺奉 命巡視鳳陽等倉隨因京營京倉之人復蒙 聖恩委臣帶管臣竭力兼攝盖逾五年于茲每思 國家大政在兵與食凡營倉當行條欵當革弊端臣與科部諸臣隨事整飭罔敢弛廢臣今得代而在事與接管者固能行之臣不敢瑣瑣以瀆 聖聽顧臣所慮者不在治法而在治人不在諸司之乏人而在大寮之未備則參贊機務與總

督粮儲兩大臣所關營伍倉場匪輕也可聽其久缺而不爲　皇上言之乎夫　留都爲　聖祖開天宗鼎之地鍾山龍蟠石城虎踞長江天塹　王氣所鍾　宗廟　陵寢在焉誠　根本要區與燕都並重也者　今甲設錦衣旗手等五十二衛所官軍以備環衛即選各衛兵勇分爲大小　神機等營隨時操練非以壯　國家之神氣乎而總攬兵權則于兵部尚書寄之奚又設錦衣旗手等三十餘倉以儲軍需歲責額派正供于浙直江廣等省係

將轉輸非以固　國家之元氣乎而總督糧儲則于
戶部侍郎寄之矣邇者六部多屬代攝九列半空南
京則落落如晨星然兵部缺叅贊數易春秋屢經會
推未荷　俞允戶部缺總督雖曾一補不得其人
隨巳去位故年來三軍大閱登壇無尚書而代庖者
任匪專責人有玩心即內外守備各自爲政兵權罔
所屬矣事關機務誰其任叅贊耶各省運餉臨倉無
侍郎而越俎者未奉專　勅終難責成即省直額
糧多有逋負催檄罔所行矣倉廒虛實誰其任綜覈

耶故臣與科臣巡視京營在巡營務之張與弛也恭贊缺而控制無籍不能不爲寒心臣之巡視京倉在巡倉場之利與弊也總督缺而會計無資不能不爲扼腕且都城五方雜居奸宄潛伏不時窺伺已多隱憂而民間苦礦稅之横征迫饑寒之無賴在在思亂求逞故今南直隸各屬地方或報天變或報民災絡繹不絕占者謂兵荒之兆亂萌已形倘有不軌之徒乘隙倡亂揭竿而起搖惑人心震驚　陵寢竊恐居常責任無屬臨時緩急奚裨欲整兵而恭贊無人

難望運籌決勝欲餽餉而總督無人必至枵腹戕市
其爲地方之禍可勝道哉夫事變未至而先言之見
謂其迂變至而言言之晩奚臣固不忍以未至之變
嘵嘵于太平無事之時而禍機可虞計慮宜豫故雖
已釋負猶抱杞憂不能不望　皇上加意用人以
爲重地計也況　聖主當陽賢才迭出在　朝在
野儘足備　皇上選擇奈何艱于一點而使官之
鈌乏　國之空虛如今日乎哉伏乞　勅下吏部
將前後會推叅贊總督諸臣列名上　請亟　賜點

用二員使之刻期涖任以握軍國大計以壯　根本重地庶幾人存政舉不憂營倉之廢弛食足兵強永保金湯之鞏固奚地方幸甚　臣　愚幸甚